

错位

张淑清

每天上下班经过一楼门口,都看到那老头坐在轮椅上,一开始不熟悉,只是打个招呼而已。

隔了几日,我把废品袋刚扔进垃圾箱,老头便立刻摇着轮椅过来,将我扔掉的垃圾翻了底朝天,拣出空饮料瓶、纸壳放进他轮椅上的一只布袋里,也不说话,脸色沉沉的,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对于他,我没有好感,也谈不上厌憎。

我明白,老头每天坐在门口一来是晒太阳,二来是翻捡废品。三是打发时间,他这个样子,一条腿朝外努力张扬,整个身子近乎趴在轮椅上,轮椅朝前走一步,他就移动一下。远远地就像一只蜗牛在爬。

每天,老头大部分时间就像一棵树似的,整日栽在门口,我习惯了有老头在的日子,他总用一双审视的眼睛,盯着每一个人,以及那个遛狗的人,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人,对于老头而言,好像早就认识了,他会说,“瞧你的狗,很胖,该减肥了。”或者说,“今天天真不错,你的帽子戴歪了。”老头没话找话和经过他身边的人唠嗑。我觉得,他像一个人,我那乡下的父亲。我有义务对老头好一点,于是我每次扔垃圾就有意把能卖的废品拎着递给老头,下班路上捡了废品也会带回来,交给老头。老头呢,也不拒绝我的好意好心,仿佛我们早就约好了,没必要寒暄。尽管那一个饮料瓶只有五分钱,交给老头,我的心就沉甸甸的,从骨子里长出金黄的麦穗。

久而久之,我竟然发现,老头每次我经过时,都要看看我的手,弄得我每次如果手里没东西好像对不住他似的,老头完全有了一种对我的依赖。

那天刮大风,我家车上的布蒙被卷到了地上,老头费劲执力拾起布蒙摇着轮椅乘电梯来八楼送还我。我感激又有点愧疚地说了谢谢,然后发现他的目光停留在我们攒了一个月的易拉罐上。这些易拉罐我数过拢共有一百多个,能卖十元钱呢。这是我个人的一点隐私,我不想给老头,虽然,他像极了我的父亲。

大概是第三天,我又把几块纸壳给了老头,他却没有马上伸手接,有些模棱两可地说,“你就留着自己卖呗,我看你家攒了一大包易拉罐。”老头居然没有要我的纸壳,然后表情也比以往冷漠了许多。我的脸当时像被抽了一耳光似的,站也不是,走也不是。

以前我是觉得他可怜,才把所有能卖的废品都送给了他,现在他分明是在挑肥拣瘦了,拒绝纸壳,想要易拉罐……怎么办?给是不给?

那是儿子积攒的一百多个易拉罐,儿子想卖了换一副棉手套的。重要的是,我们也不是有钱人。不给吧,老头肯定会对我有意见,我家的车他都熟悉,感觉不能得罪他。给吧,我是真的舍不得。

每天经过老头的身边,他还是理直气壮地盯着我的手看,仿佛我偷了他东西。我依旧打个招呼就赶忙加快脚步溜,做贼似的。

一包易拉罐成了我的心病。卖还是不卖?卖怎么拿出去?一楼大厅是必经之路,老头每天把守的大门也是必经之路,我每天上班也得出门呀。不卖吧,易拉罐放在走廊也碍眼。卖的话,似乎真的感觉对不住老头,毕竟他那天做了一件善事。

连续一周,我茶饭不香,神思恍惚,每每下楼上班就怕遇到老头。

易拉罐本来是我们自己积攒的,现在变得如此复杂,好像是我偷的。

突然有一天,我发现小区后门开了,一下子想到了对策。对啊,从后门走。

后门不是经常开,而且我才知道管理后门的是同在小区的我曾经的一个客户。

这天我先找了个曾经的客户,让他给我开下门。当我提着一包易拉罐快要走到小区后门时,突然看见老头摇着轮椅也奔后门而来,他从另一条小路飞快地转动轮子,要从另一边跟我走个碰头截住我。一下蒙了的我停在原地,眼睁睁看着他双手疯狂地转动轮椅冲向后门。

愣了几秒钟,我决定弯道超车,一抬腿迈向了路边的冬青小墙,我想在他转到后门之前抄近路率先冲出后门。

都怪我近视 800 度的眼,慌急之中没有看清冬青丛中竖了一根死了的冬青硬根,一下子被绊倒,跌趴到了冬青树的另一边,满脸栽地,两眼飞花,半天没有翻身。

后门人本来就少,等我好半天定了神终于爬起来,哪里还有老头的影子?



迎新 李登求 摄

药品

余清平

井冈山红军医院里,脸色醋黄的张子清师长在等医务主任王云霖。他是边哼着歌边等的。“红米饭,南瓜汤,秋茄子,味道香,餐餐吃得精打光。”这首歌,井冈山红军战士个个耳熟能详。

他是因脚踝受伤,不得不躺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里。一颗罪恶的子弹“驻扎”在他的踝骨里。红军医院太缺少医疗器材,医务主任王云霖已经给他的脚踝动了五次手术,也没取出弹头。

他的伤口早就化脓了,腐烂的肌肉发出恶臭味。这一躺下,就是大半年,但是,他的指挥才能却没有“躺下”。每隔几天,他都要战士抬着去巡察各个哨口、关隘。

那是 1928 年 4 月 27 日,他跟着毛委员去迎接朱军长率领的湘南红军上井冈山。他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,在酃县城外的湘山寺、龙王庙等地,阻击三倍于己的湘敌,激战 5 小时,歼敌千余人。不幸的是,在追击敌人的时候,他的踝骨中弹。

看看时间到了中午,王云霖主任还没到,他看了看伤口,从床铺下抽出一把小刀,咬着牙,一刀一刀,割去腐肉。疼痛令他的额头淌下豆粒大的汗珠。病房里的战士们看了,也咬紧牙关,在心里给他们的师长鼓劲。战士们的担心是多余的,因为,红军中早就传开了张师长刮骨疗伤的故事。在没有医疗器材和麻醉药的情况下,王云霖主任仅用一把小刀,在火上烤热了,先后五次直接割开他的伤口,用钳子在他的骨头上夹那罪恶的弹头,可是,无法取出弹头。

此后,他不再做手术了,让红军医生将精力放到其他伤员身上。他唯一的消炎镇痛药就是食盐。然而,井冈山的食盐也很紧缺,他就让战士们给他储备了一些金银花等草药。敌人围困得太紧了,食盐、粮食都奇缺,山里的困难,积压在一起发霉了,红军战士不得不节衣缩食。饭虽说是大米煮的,可米少南瓜多,不过,米香味倒是不吝啬,依旧在战士们的鼻端缭绕开,菜是野菜和竹笋,没有食盐的菜很是难以下咽。

他艰难地伸手在床头下摸摸,那里有一小包食盐,这是他清洗伤口消炎的“救命灵丹药”。他舍不得用。他想自己是共产党员、红军干部,必须带头廉洁,关心战士。

他曾经也有过两包盐。

第一包,是红小鬼刘小虎带来的。刘小虎是毛委员派来的联络员。刘小虎没说食盐是谁送的。他自然猜得出赠送者是毛委员。那次,毛委员来探视他,看到他疗伤,痛心地说:“张子清是红军的关云长!当年关云长做‘刮骨疗毒’的手术,咬得牙关铮铮响。现在张子清切开脚板用钳子夹弹头,痛得昏过去也不说苦,这不是与关云长一样吗?”

井冈山的食盐是珍稀之物,红军干部不搞特殊,他知道肯定是毛委员为了给他清洗伤口舍不得吃节省下来的。

第二包盐是警卫班战士们凑的。警卫班战士省吃俭用,将食盐留下给他们的张师长清洗伤口。可是,这两包食盐,他一点也没用,都暗中给了王云霖主任,用于其他重伤员清洗伤口。

现在,他枕头下又有了一包盐,是炊事班战士们省下给他的。他又在等王云霖主任来。

他用小刀刚刚清理好伤口,刘小虎来了,手里捧着一个黄黑色的土钵,里面盛着米汤还有一碗南瓜,放在小凳子上,劝说,师长,您不能不吃东西,吃了才有精神养伤。

他努力将嘴角向上拉伸,算是微笑,说刘小,你也得多吃点。

师长,今天的菜好吃,有盐味,是特地多放的。

平时,这些盐是有严格控制的,多数时候,南瓜汤里只有一点盐。他知道,今天是红军前委开会决定,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,打破敌人的包围,由毛委员带领部分红军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。今天菜里多放盐,是让战士们吃了有精神行军。

他端起土钵,用嘴吹一吹,抿一口,点点头,嗯,好吃。

下午,王云霖主任进来给他检查伤口。他顺势将盐包放在王主任口袋里,嘱咐说,王主任,部队要行动,战士们的伤口得仔细清洗,我这点盐,你看着用。

这怎么行?张师长,您的伤口急需清洗,这是您的救命盐。

别担心我,我留守井冈山,伤口有金银花清洗。他说。

